

新注古典诗文十大传统选本

总 序

“新注古典诗文十大传统选本”，是择选本之精华而组合起来的新编丛书。选本者，顾名思义，即选录古典诗文而成之集；传统选本，即是历经各代名家择优而成且为世人所认可而流传下来的名著者。查选本之所以成为名著的原因，或因选者的眼光之高使所选皆为精品，或因所选作品的作者多为名人，或因选者是有较高地位的名人，但其中主要的原因是选本甄录作品之精到、所选作品意义之大和审美价值之高。诚如鲁迅所认为的那样，“凡选本，往往能比所选各家的全集更流行，更有作用。册数不多，而包罗诸作，固然也是一种原因，但还在近则由选者的名位，远则凭古人之威灵，读者想从一个有名的选家，窥见许多有名作家的作品。”（《集外集·选本》）本丛书就

是以古典诗文词曲的选本为范围，从其中选择出来的意义广、影响大、审美价值高的堪称精品的名著，包括南朝梁萧统的《昭明文选》、五代十国时后蜀赵崇祚的《花间集》、宋刘克庄和谢枋得的《千家诗》、宋周密的《绝妙好词》、宋赵闻礼辑的词集《阳春白雪》和元杨朝英辑的散曲集《阳春白雪》（合为一本）、清吴调侯和吴楚材之《古文观止》、清孙洙之《唐诗三百首》、上疆村民之《宋词三百首》，以及清乾隆皇帝御选的《唐宋诗醇》和《唐宋文醇》。

本丛书之首部为《昭明文选》，但这并不等于说古典选本就是从它开始的。可以说，中国古典文学选本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。上古时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以及汉人编辑之《楚辞》，实际上都是选本，它们实际是中国古典文学选本之先河。

作为诗文选本的总集，在《昭明文选》之前可以知道的尚有西晋杜预的《善文》（五十卷）和挚虞的《文章流别集》，可惜的是这两部选本均佚。这样，流传到现在的最早的诗文选本总集，自然

当是《昭明文选》了，《昭明文选》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选本。自《昭明文选》问世以后，形成了“文选学”，出现了“选体”，选本的编纂也日趋繁荣。可以说，《昭明文选》标志着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时代，即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时代。

从中国文学史上来看，魏晋南北朝时代是一个文学理论著作繁盛、文学思想活跃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里，先后出现了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、陆机的《文赋》以及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等。这些理论著作虽然都有各自的观点，但都突出地强调了文学作品的艺术性。《典论·论文》强调“文以气为主”、“诗赋欲丽”；《文赋》把创作看成是想象的思维，提出所谓“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”的构思心理历程，对于作品则要求注意铨裁以使辞意双美、通过警句以使主旨突出、避免雷同而力求独创、保留精美的词句以避免文章的平庸；《文心雕龙》虽然开篇便提出“原道”、“宗经”、“征圣”，但并没有忽视载道征圣之文的形式和艺术性，其在“铨裁”、“情采”、“神思”、“风骨”诸篇中的论述，都强调了作品的风格和形式美，都

强调了语言的表达和艺术的魅力。由此可知，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关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思想已经确立；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作品与学术文章的界限已经开始区别开来。鲁迅在评价曹丕“诗赋欲丽”的观点时曾说：他说诗赋不必富于教训，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，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，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‘文学的自觉时代’，或如近代所说的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。（《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》）这里所谓的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，无非是说在这个时代里，近代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观念已经发生了。

《昭明文选》可说是成书在这个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，编选者生活在这个“文学的自觉时代”（稍后），其选文对作品艺术性的重视是必然的。《文选》选录诗文的标准是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于翰藻”，注意到了文学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两个方面，是建立在把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区别开来的基点上的，所以它是经书不选、诸子不选、繁博的记言文不选，因为选者把它们视为学术著作类

的作品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即把它们看成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。

《昭明文选》提到“文籍”的发生时，曾作如下比喻：“椎轮为大辂之始，大辂宁有椎轮之质？增冰为积水所成，积水曾微增冰之凜。”意思是说，天子祭天时所乘的大辂（车名）是从原始的椎轮（没有辐条的形状如椎的简陋的车）发展来的，可是大辂已经不保存椎轮的质朴形式了；层冰是由积水形成的，可是积水是不会像层冰那么冷的。这一方面可能是在说，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学是由它之前的时代的文学发展来的，但它已经没有它之前的时代的文学质朴了；另一方面也可以说，是包含着文学作品源于生活而又比生活更高的思想，即所谓的“踵其事而增华，变其本而加厉”（《文选序》）。这是萧统文学观点的重要方面，建立在这种重要观点上的《昭明文选》，更看重文学的艺术性，是很必然的。《昭明文选》重视艺术性的观点，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选本。

《昭明文选》问世以后，注释者、研究者日多，至隋之曹宪则出现了学习《昭明文选》的新局面。

曹宪生活于隋唐时代，仕隋为秘书学士。他精于小学，曾注《文选音义》，并以其作为教材传授塾生，于是作为一门专业学问的“文选学”开始形成。随着“文选学”的逐渐形成，所谓的“选体”也出现了。“选体”，即仿萧统《昭明文选》著录的古诗之体所作的诗。“选体”诗与唐以后的近体诗相对称，足见《昭明文选》作为诗文选本的影响之大；影响的结果，便是文学选本的日趋发展。

《昭明文选》之后，接着便出现了南朝陈徐陵编选的《玉台新咏》，这是《昭明文选》之后的一部诗歌选本总集，它选录了汉魏至南朝梁的诗歌共七百六十九篇。到了五代十国，后蜀的赵崇祚编选了《花间集》选本，选录了唐五代词十八家、词作五百首，使这一时期的许多词作赖此选本得以保存。《花间集》，是现存文人词作选本总集最早的一部。到宋代的太平兴国年间，由李昉、徐铉、宋白等十七人奉敕编纂、后由苏易简、王祐等续修的诗文选本总集《文苑英华》问世。这是对《昭明文选》以后至唐代的诗文的汇选，全书

一千卷，收入作者两千二百人，选录作品二万零三百篇，五十五类文体。这个选本由于卷数太多，不便通读，所以宋之姚铉又从其中选出唐文十分之一，成选本《唐文粹》一百卷，这可谓是选本之选本，被推为善本。到了南宋时代，吕祖谦仿萧统《昭明文选》的体例，选录宋人的诗、赋、奏疏、杂著等凡一百五十卷，成《宋文鉴》（又名《皇朝文鉴》）。这是宋之诗文选本总集，基本反映了北宋的文学概貌。南宋的诗文选本总集，有清庄仲方选编的《南宋文苑》，成书虽在清代，但却反映了南宋诗文之一般。宋人编选的诗歌选本，流传最久、影响最大的，是刘克庄和谢枋得的《千家诗》，该书所收为唐宋时代的律诗绝句。宋词的选本总集，影响较大的，则数宋周密选编的《绝妙好词》和南宋赵闻礼选编的《阳春白雪》。到了元代，元散曲的选本总集有元杨朝英选录的《阳春白雪》；诗文选本总集，则有元苏天爵编选的《元文类》，全书凡七十卷，选录元初至延祐、正元间的诗文四十三类，后人把它与姚铉的《唐文粹》、吕祖谦的《宋文鉴》等并列而称。到了明代，

明人程敏政编选了诗文选本总集《明文衡》，全书九十八卷，选录了明人的辞、赋、乐府、散文等，未收古诗和近体诗。

清代是选本发展的鼎盛时期，本丛书所收的选本名著，大半为清人所编，如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宋词三百首》（晚清）等文与诗的选本总集，都成了影响广远的文学名著。其中，《古文观止》和《唐诗三百首》都已成为了当时家塾的启蒙读本，以至出现了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”的联语佳话。清代中叶，乾隆皇帝诏命文人学士编选《唐宋诗醇》和《唐宋文醇》，这是唐宋时代的诗歌选本和散文选本，足见清代的统治者对于选本的重视。在前代选本的影响下，加上清统治者对选本编纂的重视，一些文人学士编纂选本的势头兴起，于是出现了沈德潜编选的《古诗源》和《唐诗别裁》、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、姚莹的《乾坤正气集》、许梈的《六朝文絮》、储欣的《唐宋十大家类选》、李兆洛的《骈体文钞》、王士禛的《古诗选》、王闿运的《八代诗选》等等。到了近代，诗文选本则有高步瀛

的《唐宋诗举要》、《唐宋文举要》等。可以说，自《昭明文选》起至清与近代的诗文选本，确实堪称选本艺术的长河。这反映了编选选本的历史价值。

古典文学选本的价值是多方面的。

首先，选本由于其便于流传，所以保存了历史上（特别是较远的古代）一些作家的重要作品。许多文学史上的事实已经证明，一些作家个人的专集没有流传下来，他们的作品只是在一些流传下来的选本总集中才能见到些许。例如《昭明文选》中所收的作家，有些人的作品集（诗集、文集等）已经失传，只有《昭明文选》保留了他们的部分作品，成为今天的人研究他们的唯一文学文献。昭明太子萧统的作品集也已失传，可他编纂的《昭明文选》却流传了下来。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是，读作家作品的专集者少，读文学选本者多。例如清人，“读《古文辞类纂》（姚鼐编的选本）者多，读《惜抱轩全集》（姚鼐作品集）的却少”，所以鲁迅才说：“凡是对于文术，自有主张的作家，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主张

的手段，倒并不在作文心，文则，诗品，诗话，而在出选本。”（《集外集·选本》）可见，选本在保存作品和流布文学主张方面都是做出了贡献的。

其次，选本由于其或为一个时代的作家精品的选集、或为几个时代（历史时期）的作品的精选，所以对于了解一个时代或几个时代的文学面貌具有重大作用。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作家作品的专集、全集，可是由于它们卷帙之浩繁和作品篇章数量之大，所以很不便于一般读者去全读（或没有能力去全读）。例如唐五代的作家就有三千多，想通过阅读他们的专集、别集来了解这段历史的文学面貌是很困难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选本就成了急就方便之读物，读者通过读选本可以较为容易地了解到唐五代时期的文学概貌。虽然选本不及全集那么完整、全面，但由于其是经过“删汰繁芜，使莠稗咸除，菁华毕出”（纪昀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·集部总叙》），所以其中的作品多为具有代表性的作品，是反映了作品产生的那个时代的面貌的作品。通过阅读这些作品，自然可以窥见该时代的文学发展情状。

再次，选本表露出来的选家的文学观点、选择标准，是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想的组成部分，同样是重要的文化美学的财富。选本，或者是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，或者是于群籍中采其合于自己意见者为一集，或者于一书中删去其不合于自己的而成新书，都会传达出选者的美学观点和艺术思想。读者读选本一方面可以读到选本所选作家的作品，一方面还可以学到选家的艺术美学理论。

总之，选本的意义是重大的，影响是广泛的。“新注古典诗文十大传统选本”是从众多选本中选出来的更为精粹的、流布更为广远的、影响更大的优秀选本。其中，《阳春白雪》、《绝妙好词》、《唐宋诗醇》、《唐宋文醇》为首次加注出版。为保持选本的历史文献价值，新注本基本上保持了选本的原貌，保留了原著的序跋，未动原著的卷次，未删原著的选篇；为了方便今天的读者，新注本除对一些词语加以注释外，并对原文进行了分段，同时于注①中对作者进行了介绍、对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作了简要分析。新注本前所加前言，重点

介绍了选本的编纂者、选本的编纂过程以及版本和影响等。限于编者和注者的水平，错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，衷心盼望读者指正。

马 清 福

1994 年 10 月 20 日

于盛京陵西小舍

前 言

《唐宋诗醇》是清代爱新觉罗·弘历（清高宗）所选编的一部古代诗歌总集，全书计四十七卷。诗盛于唐而变于宋，两朝诗坛风华代表了中国古诗的最高成就。欲品诗之精纯，欲窥诗之堂奥，欲瞻诗之大观，当然不可舍唐宋而别去它求。也许，选编者正是出于这种考虑，在唐宋诗海中筛选出最有代表性的六大家的佳作集为一书，以供阅读方便，其功不可泯灭。

六家诗作约选 2500 余首。其中李白八卷 360 余首，约占其全部诗作的三分之一；杜甫十一卷 650 余首，约占其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二；白居易八卷 390 余首，约占其全部诗作的九分之一；苏轼十卷 530 余首，约占其全部诗作的五分之一；陆游六卷 520 余首，约占其全部诗作的百分之六。这六位诗人确是中国最优秀的大诗人，无论是人品还是诗品，都赢得了历史的考验，至今引为中国人的骄傲。李白、杜甫各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歌的风骚，白居易是为历代国内外读者公认的国际诗人，韩愈在唐诗煌煌、

其后难以为继的情况下，别开法门，为诗歌的未来展示出一种新的风貌，而苏轼正是沿着这一途径，以其横溢的才华，开创出诗国的万千气象，令人瞠目。至于陆游，则以诗为号角，吹响了爱国的最强音，至今仍在历史的长河中回响，并将继续激励未来的华夏子孙们。在中国第一流诗人中精选的作品并汇集成的《唐宋诗醇》，无疑代表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精华。因而，这个选本一面世，便受到清代读者的喜爱，并广为流传，经久不衰。

应当指出的，入选的每首诗后除“御评”外，几乎都附有历代评跋及诗话、笔记中的论说。这些诗评独具慧眼，要言不繁，往往能道中诗的妙处，对读者的鉴赏颇有启迪。这也许是受读者喜爱的另一个原因，不仅仅是“御选”、“御评”的缘故。

《唐宋诗醇》有多种版本，本书采用的是《四库全书》本。为今天读者阅读的方便，我们组织了高校的学者专家通力合作，出版了标点、注释本。在注释的过程中，我们尽力吸收了学术新成果，对原书的错误和缺陷做了改正和完善。但限于学识和水平，标点与注释肯定存在着疏漏，我们期待读者批评指正。

原 序

文有唐宋大家之目，而詩無稱焉者。宋之文足可以匹唐，而詩則實不足以匹唐也。既不足以匹，而必爲是選者，則以唐宋文醇之例。有文醇不可無詩醇，且以見二代盛衰之大凡，示千秋風雅之正則也。文醇之選，就向日書窗校閱所未畢，付張照足成者，茲詩醇之選，則以二代風華，此六家爲最。時於幾暇偶一涉獵，而去取評品，皆出于梁詩正等，數儒臣之手。夫詩與文豈異道哉？昌黎有言：“氣盛，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。”然五三六經之所傳，其以言訓後世者，不以文而以詩，豈不以文尚有鋪張揚厲之迹，而詩則優游饜飫人人者深？是則有文醇，尤不可無詩醇也。六家品格與時會，所遭各見於本集小序，是編滙成梁詩正等，請示其梗概，故爲之總叙如此。

原書凡例

唐宋人以詩鳴者，指不勝屈；其卓然名家者，猶不減數十人。茲獨取六家者，謂惟此足稱大家也。大家與名家猶大將與名將，其體假正自不同。李杜一時瑜亮，固千古稀有。若唐之配白者，有元宋之繼蘇者，有黃在當日，亦幾角立爭雄。而百世論定，則微之有浮華，而無忠愛。魯直多生澀而少渾成，其視白蘇較遜。退之雖以文爲詩，要其志在直追李杜，實能拔奇于李杜之外。務觀包含宏大，亦猶唐有樂天。然則騷壇之大將，旗鼓舍此何適矣？

大家全力多於古詩見之，就近體而論，太白便不肯如子美之加意布置；昌黎奇杰之氣，尤不耐束縛；東坡才博又似不免輕視，故篇體常近於率；惟白陸於古今體間，庶無偏向耳。意向既殊，多寡亦異，而選詩者之進退，因之正不强爲均齊也。

六家詩集中，白陸最大，別擇較難，斷以風人之義，多取其有爲。而作者錄之，顧其憂深思遠，隨處感發。寄興之作，亦美不勝收。佳處領要，則又芟其復而拔其尤，

探得驪珠，固不屑屑於一鱗片甲耳。

李杜名盛而傳久，是以評賞家特多。韓白同出唐時，而名不逮；韓之見重，尤後於白，則品論之詞，故應遞減。蘇陸在宋，年代既殊，名望亦復不敵，晚出者評語更寥寥矣。多者，擇而取之；少者，不容傳會。折衷一定，聲價自齊，燕瘦環肥，初不以妝飾之濃淡為妍媸也。

評語悉準唐宋文醇之例，色別書之。但其中有援據正史、雜說，用資考訂，疏解者，與古今人評詩之語，義各有在。文醇未經區別，今於藍筆之外，另作綠筆書，以便閱者爛若列眉。

舊時評語考證有錯謬者，例應削去，特恐沿襲既久。或謂是編偶不及載，而終不識其非，轉致遺誤無已，故仍錄之而加駁正焉。